

无量谷

下 Wuliang Gu
升玄◎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无量谷

下 Wuliang Gu
升玄◎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量谷/升玄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3691-3

I. 无… II. 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4280 号

无量谷 (下)

升 玄 著

责任编辑 杨 皎 王晓莺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691-3
定 价 59.8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四、骚动之谷(续)

坏分子出谷	(1)
-------------	-----

五、谷之衰微

钟川的跌宕人生	(13)
侯天义的反抗	(27)
钟川再次跌落	(35)
姚桂兰之死	(46)
焦灼的沟谷	(62)
胡家的忧伤	(73)

六、辉映荒塬

桃原来是油井队	(89)
智斗油井队	(100)
胡学成出谷	(118)

新生活的开始	(130)
表妹的婚礼	(140)
爱情陷阱	(146)
胡成荣在行动	(159)

七、寂静的谷

刘英的情感变故	(169)
钟川的翻然醒悟	(175)
胡学成归来	(181)
悲凉的结局	(193)
进军无量谷	(207)
寂静之谷	(222)

坏分子出谷

天刚蒙蒙亮，坏分子一家已收拾停当。庄子里的两个小伙子牵着两匹膘肥体壮的骡子走进坏分子的院子。一匹枣红色光泽发亮，那骡子在原地不停地动弹着，看样子它的性子有些倔；另一匹土黄色，这种颜色看上去极为普通，而它的脾性明显要温和许多，清晨的微风给它们增添某种英姿飒爽的气息。刘仁的家当很少，他们将水缸、柜子一类不易挪动的东西送给无量谷的人，剩下的铺盖和少许的粮食等物品捆成两个坨子，搭在牲口背上等待着启程。庄子里那些得到馈赠的人，哪怕是一只碗、一双鞋什么的，都闻讯赶来送行。刘仁的院子里聚集了几十号人，他们正以一种特别的仪式来送别与他们曾朝夕相处的坏分子。这一年距离坏分子进谷整整十年。

大家正相互问候时卓红莲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她的哭声极具感染力，瞬间达到撕心裂肺的地步。那眼泪像泉水似的止不住地流泻下来，几位平时与卓红莲要好的女人顿时也跟着哭了起来。几个女人的哭声出现在沟谷中整个场面有些凄凉，到处都是感伤的氛围。坏分子刘仁的双眼充满血丝，像两只红色光亮的火球，那里交织着愤怒、仇恨、忧伤、感激等许多东西，有瞬间喷薄而出的架势。他没有流泪，只是睁大眼睛向周围看了看，此刻那些曾残酷肆虐式地对他进行人身伤害致使他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的人一个都没有来，而在极度困难生命垂危难以

无 量 谷

为继的时刻，曾无私帮助过并将他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全都赶来送行。刘仁在这种巨大的伤痛与感激交织的感情磨砺中，内心的震撼是难以想象的，他已不能很好地用语言来表达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刘仁的儿子倒显得活泛了许多，既不像父亲那样紧张也不像妻子那样忧伤，他拿出从代销店购买的香烟分发给每一个前来送行的人，嘴里不停地说着以后进了城一定到我家里来这句话，也将感激之情一遍又一遍地传递给这些送行的人。

刘英与贺校长、胡学成站在一起，还有几位闻讯赶来的学生，所有告别的场面中就这一组充满喜悦的情形。贺校长还在和刘英开玩笑，他们之间的这种话题仿佛无始无终，临别的间隙也绝不放过，还得抓紧再说上最后几句。正当他们的笑声高涨时钟川出现在眼前，他用一种陌生的神情打量着此刻仍在闲谰的人，笑声中的刘英看见钟川时突然收敛起来，她的脸色严肃异常，两人都在对方的面部紧张地搜寻着，希望能有新的发现也害怕发现新的东西。还是贺校长反应快，一看出这种局面就大声对着刘英说：“都啥时间了还愣着干啥，也不和大队领导握个手表示一下自己心意，免得让人家白操心一场连手都没摸一下。”刘英听到这话凝重的脸上出现很不自然的笑容，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了手，钟川迟疑中握住伸来的这双嫩手，双方接触的瞬间有一道电流快速涌向对方，他们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了，松手后刘英转身开始走出院子。

两名小伙子已将捆好的坨子驮在骡背上，小伙子牵着骡子开始下坡。目睹这一幕，钟川突然想起当年自己也是这样从公社接回坏分子一家人时的情景，真的感到世事难测不能把握。正想着卓红莲伤心的哭声又一次高涨起来，她握着几位前来送行女人的手不肯离去。没人确切地知道她此刻的忧伤究竟为何如此巨大，送行的人只是一个劲地劝说着这个泪如泉涌的人，

无量谷

说着说着她们的眼泪也流了下来。坏分子一家人出了院子开始下坡，他们边走边不时地回望着送行的人，院子边上几十个送行的人黑压压的像堵墙一样笔直地站立着，他们庄重严肃地目送这一家人远去。此刻无量谷斜坡上所有人家的院子前都站着人，他们看着坏分子一家人慢慢离去。杨人来也在自家的院子前张望着，他出乎意外的一声未吭，再没有对这个他一向树为靶子的坏分子进行一刻也没有放松的漫骂与攻击。他看着卓红莲随他们一同远去，目光开始变得呆滞起来。

坏分子一家人走得非常慢，静静地离开这个曾生活十年的地方。他们过河后上了对面的山坡，拐进一个山坳后消失了，过了一阵待走出那个山坳后他们的影子出现在对面山梁的顶端，只是变得很小，仅能分辨出几个小黑点儿。无量谷的人睁大眼睛看着飘动在对面天际间的几个点，知道再过几分钟这几个点就将彻底消失。此刻他们内心都充满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大家的话很少只是相互看着对方。又过了一阵，对面山梁上的那几个小黑点儿从视线中彻底消失后，他们开始自动散开向各自的家中走去。

坏分子一家人走后不长时间杨人来老婆就犯病了，她犯病的时候捂着肚子在床上胡乱翻腾并伴有一阵又一阵疼痛难忍的喊叫声。最初的几天里杨人来根本没把这当回事，老婆的喊叫声并没有引起他的同情，听得不耐烦时他还会恶毒地训斥她一顿：“老狗日的要死你就快点，省得喊叫得让人心烦。”老婆听到这话，一张疼痛变形的脸上顿时扑簌簌地流下两行清泪。这事很快就在庄子里传开，人们见到杨人来就责备他：你老婆是人又不是牲口，你就忍心看着她死，就是牲口病了还要找个兽医看看，难道人连牲口都不如。起初杨人来听到这话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他总是恶毒地说：“狗日的，想死的话就放快些。”过了几天，他还是将生病的老婆送到乡上医院里。医生

无 量 谷

询问病情得知这病已有好些年的历史，就武断地对杨人来说可能是癌症，这种病根本看不到，看也是白花钱，你就想开些对她服侍得好一点。说完又开了一些止痛药，并嘱咐说如果实在疼得无法忍受时就吃上几片。杨人来将老婆弄回无量谷后她的疼痛日胜一日，起先疼痛难忍时吃上几片药还能管用一阵，后来用药量越来越大效果却越来越不好。她喊叫的频率在加快，杨人来心里特别烦躁，就索性将老婆弄到旁边一孔闲置的窑洞里让她一个人住，这样喊叫声就听不清了。

大概有半年时间，人们从这个院子前经过时都能听到杨人来老婆疼痛难忍的叫喊声，她边叫喊边哭泣，不时地还夹杂着咒骂杨人来的声音。后来哭泣声与诅咒声消失了，只有音调单一的干号声，那声音凄楚惨人阴森恐怖。她已流干了泪哭哑了喉，在那孔阴暗的窑洞里等候着死去，可死神偏又不肯轻易降临让她的死亡过程变得艰辛而漫长。人们私下唾骂杨人来，说这狗日的将来肯定不得好死，他坏了良心一辈子作孽太多，她老婆辛辛苦苦一生，到头来却落个如此下场。也有人怀疑他老婆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如果不是癌症，一个病人这样被活活疼死那就把孽作大了，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恐怕还真的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

半年后杨人来老婆终于死去，她死时骨瘦如柴，已经没啥人样了。由于疼痛难忍她不停地在窑洞壁上抓抠，坚硬的洞壁上出现脸盆般凹下去的坑，这个妇人以这种方式结束她那凄惨而不幸的一生。也许死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她静静地长眠在无量谷的土地上，从此人们再也听不到那种恐怖的叫喊声。当年这个滕庄的姑娘由于慕着杨人来的如日中天的名气，来到无量谷这个如火如荼的地方嫁给心目中理想的人，绝对不会想到最终的结局会是这样，然而结局真的就这样出现了。

一段时期里，无量谷人议论的中心话题有两个：那就是坏

分子刘仁的走与杨人来老婆的死。人们对这个“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充满鄙夷的神情，当年思想最红、路线划得最清的杨人来支书原来是这等货色，他的思想最坏、私心最重，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无量谷的领导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人们议论得挺厉害，若是个稍有良心的人就不应该让那个忠厚善良体贴入微的老婆眼睁睁地疼死在窑洞里。议论到激愤之处，大家还情不自禁地骂出一些极具感情色彩的话，狗日的把良心坏了将来肯定不得好死。杨人来的声誉在无量谷直线下降，几乎成为人们一致唾骂的对象。而刘仁与杨人来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坏分子刘仁走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呈直线上升的势头，谈论起这位蒙受苦难的人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说，狗日的是条汉子，算个人物，看人不能光看他春风得意时的表现，更要看他遭受苦难时的情形。

坏分子刘仁遭受杨人来的鞭笞和群众的唾骂，每时每刻等待他的是重体力劳动的惩罚，他从未掉过一滴泪。人们议论着他刚来时不会用镰刀割谷子，不小心一下子将自己的腿肚割出一条口子，殷红的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他拿出锋利的刀刃毫不犹豫地將伤口周围的烂肉割去，那情形让所有在场的无量谷人目瞪口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作出这样近乎残酷的行为。坏分子临走时的举止几乎使他的形象臻于完美，对于给他带来如此灾难的无量谷他有的不全是记恨，除了对杨人来等几个丧心病狂的骨干分子有着咬牙切齿的仇恨外，对于无量谷的绝大多数人他还产生一些依恋的感情来，这让无量谷的人以当时他们所具备的理论水平与知识修养怎么都解释不通。他们学着思考这样一类沉重的问题时，发觉他们最不擅长的就是这类思考活动。

坏分子一家人回城后，李兵、宋东开始变得骚动不安。最

无 量 谷

让他们想不通的是像刘仁这样接受劳动改造的坏分子都回城了，作为革命干部的后代，他们还待在这里苦熬苦等什么，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在这里一天都待不下去。可是那个曾被得罪过的供销社主任就是不肯再派新人来替换他们，他们气得牙根发疼却毫无办法。终日无所事事的两个城里小伙儿又跑到学校里瞎转悠，在没有刘英的场合里他们仍然谈论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李兵还谈到自己的恋爱史。说到得意处他还拿出女朋友写来的信给胡学成看，只见那信笺字迹娟秀、情真意切，有一封信纸上还留有明显的被泪水模糊的字迹。所有这一切，一下子撼动了这个在无量谷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他羡慕李兵的一切，尤其是他那些动人的爱情故事。

李兵说他的女朋友是在水房认识的。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到同一水房去提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经常来提水的那个姑娘不见了，以后一连三天都未见到她，这下可急坏了他。他天天在水房里等待着，从开门一直到关门都丝毫看不到她的身影，姑娘难道就此消失，就在他绝望之际她又提着水壶来到水房里。姑娘和他的心情一样，一见到他双眼就放射着亮光并溢满悦人的微笑，他们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他马上明白一切，今后的命运注定要和这个小丫头纠缠在一起。随即他们开始马拉松式的恋爱，那过程艰辛漫长而又甜蜜无比，真正确立恋爱关系是在李兵即将被派往无量谷的前夕。在离开县城的前夜他们相互拥抱了，她在他的怀中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仿佛这是人生的诀别。现在他们鸿雁传情靠一封封书信来表达心中的思念之情，每当思念她时，就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寄来的信，读着读着恨不得一下子回到她身边。

李兵直言不讳地讲着自己心里的想法，显然他的伤已经痊愈，通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心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能够在生活中发现真善美这样一些东西。那率真诚恳的态度瞬间将胡学成

带入理想的王国，这个农村青年开始沉醉起来，遨游在李兵构筑的世界里，想象着他那似真似幻美妙无垠的爱情。李兵说到激动处，眼睛里还闪烁着泪花，并不像无量谷人所说的他的内里有了问题已经坏到了根子上。不知怎么，挨过打后的李兵确实老实许多，倒呈现出非常动人的一面，理想的色彩在逐渐上升。

两个城里小伙对无量谷小学的运行方式特别感兴趣，来到无量谷他们了解最多的就是这所小学。他们经常溜达到学校里，老是见到胡学成在给学生上课而看不到贺校长的身影。“贺校长怎么没有来？”李兵时常带着诡秘的笑容问着同一句话，他问话时一双发黄的眼珠紧紧盯着胡学成看。“他过得倒挺洒脱的。”“现在比从前差远了，刘英在的时候那才叫洒脱呢。”宋东接上李兵的话，说完他淡然地笑了一下。宋东给人的感觉是厚道本分一些，尽管他同样面皮白皙，但与李兵相比他诚实的成分明显要多一些。“你们的贺校长还挺能骗的？”李兵的话遮遮掩掩，他仿佛在套胡学成也像在启发他，说话时悉心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这情形与他谈到自己的恋人时那种泪花闪烁的情形存在极大的差异。“你觉得这所学校能教出啥样的学生？”李兵仍在运用这一腔调进行问话，话里明显包含着越来越多的揶揄与讽刺成分。“问这话干啥？”厚道的宋东终于忍不住了，他的态度倒爱憎分明。“瞎扯嘛，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就不能扯个别的，说这些干啥挺无聊的。”两个串门的人首先抬起杠来。

对于李兵连珠炮似的问话胡学成并没有像宋东那样敏感，他没有觉得李兵说话的态度有居高临下的架势，话中的语气暗含讽刺与轻蔑的成分。他觉得李兵愿意和他探讨问题，交流对人生、对社会、对婚姻、对爱情的看法，这就足够了。他老想着这个城里小伙子谈到远离自己心爱的人时那种异常伤感的情

无 量 谷

形，有了那一刻的情形，无论他再扮演什么角色和做出什么怪异的事情，只要与那一刻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他思考的这个问题有些玄乎，显然已超出年轻人的认知范围。

两个来串门的城里青年很快就走掉了，他们聊得不很顺畅，要是贺校长在场的话那肯定会是另一番情景。他那种语意模糊、暧昧无限的笑能抵挡住许多话锋机敏的进攻，也能巧妙地将一个个尴尬局面化解，使胡编乱侃的氛围持续大半天都能始终保持着浓烈的味道，可惜他没有来事情就变成了另一种结局。无量谷代销店的城里小伙子在这里一待就是两年多，他们把城里的文明理念带给这个偏僻地方的同时，也将城里人固有的那种狡诈带到淳朴的山村。让村子里那些恪守传统美德的人怎么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们随时准备借用宗族的力量将这俩败类赶出无量谷。时代处在骤变的前夜，无量谷自身也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变化，这无形中又减缓了人们对这些异类的排斥行为。

正当两个城里小伙百无聊赖之际，公社供销社决定从别的地方调来售货员接替李兵、宋东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兴奋得差点晕了过去，被一种要结束禁闭的感觉强烈地激荡着，以至于整个盘点货物的过程他们都感到缥缈虚幻，经过两天盘点后他们头也不回地离开无量谷。在坏分子刘仁走后大约半年的时间，李兵、宋东一同离开无量谷。

入谷的城里人先后都离开这里，这样无量谷又变成纯粹意义上的无量谷，此刻没有一个外来者。人们照例重复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命运行过程，爬完西山后再爬东山，整日不停地忙碌着，偶尔也会议论起那些曾生活在这里的城里人，很难知晓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城里人虽遭受苦难，但苦难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某一时段的存在形式。一年也罢，十年也罢，相对于永恒的时间来说它只是一小

段或一瞬间而已，度过这个时段他们将彻底改变过去进入新的生活状态。此刻他们正享受着改变后的喜悦，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经历一年还是经历十年的无量谷生活，那都不能叫苦难也不能叫不幸。而真正不幸的应该是他们这些几十年、上百年来重复一种生活状态恪守一种生活模式的人，他们虽没有大起大落，但他们到死都不能体验到新的生活状态与样式所带来的乐趣，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事实非常清楚，这些离开无量谷的城里人没有一个愿意再回过头来看一眼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这片土地，他们巴不得将这里的一切记忆快些从脑海里彻底清除，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城里人相继走后，无量谷的人开始学着思考一些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这类形而上学的问题开始关注起来，隐隐约约得出结论：城里人再怎样落难受苦但终究是城里人，他们自己再怎样乐呵呵地嘲笑这些外来者，但终其一生也只能长年厮守在这块巴掌大小的土地上。想到这里蓦然产生一些酸楚的感觉来，他们酸楚的是自己的命运，这是那些落难的城里人走后很久他们才得出的一个迟到的结论。对这个问题想的最多的是无量谷的青年民办教师胡学成，近来无量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深深地打动着这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他在痛苦地思考着这样一些难解的问题，但始终捋不出一个头绪来。对自己的恋人情有独钟的李兵，每当想到恋人就会有流泪的感觉，但搞起山村里朴实憨厚、不谙世事的姑娘来却特别放纵，这种发疯似的放纵把山里人崇尚的正义善良淳朴通通都弄得变了样。他始终弄不清在李兵身上这种性质截然相反的行为为何能如此完美地统一在一起，这是困扰他的无法破解的难题。现在李兵走了，连同这个难题一并带离无量谷，让他面对空谷唯有怅然之感。

终日和胡学成在一起的贺校长更让他越来越琢磨不透，贺校长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清，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在事关良知正

无 量 谷

义这类根本性问题上他只是鄙夷地一笑而过，总嫌胡学成太幼稚。贺校长还时不时地说上一些已离开这里的城里人的坏话，以求得一时欢心，他总是不知疲倦地搜寻着城里人的短处，一旦逮着就毫不客气地在公众场合抖搂出来。而对于事关自己处境与命运的大问题，他总是一带而过不愿触及。他的活法非常特别，没人会指责这样的活法对不对，他已年届五十，并非树立世界观、人生观的关键时期，自己怎样都可以，只是他所从事的职业偏偏要求不能这样。人世间的事真的就这么奇巧，有谁能说得清楚贺校长的行为没有给无量谷这个偏僻山村的孩子带来负面影响？这个问题着实让人伤透脑筋，它是那样折磨人，只要你动脑筋去想它，就会折腾得你终日不得安宁。而胡学成深陷其中，好长时间都走不出这个泥淖。

五 谷之衰微
